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

历史的天空

第一章

—

韩秋云把上吊的绳子系好，踮起脚扯了两下，很结实，然后就从老桐树枝丫上爬下来，靠着树根喘气。韩秋云寻思上吊已经有些日子了，但在先前都只是念头，是想死给他们看看。这一次，她是动真的。人家看不看，于她已是无所谓，她反正是活不下去了。要她嫁给梁大牙，那是死也不能干的。

梁大牙何许人也？

梁大牙是蓝桥埠富绅朱二爷的小伙计，其实多出的那颗大牙并不大，眼大耳大手大脚大倒是真的，到十七八岁的年纪，就长成了敦敦实实的一条精壮汉子，阔脸浓眉，膀大腰圆，坯子其实不差，按当地说法，脚大手大可以走四海镇五岳，命中主贵。只因为左边多长了一颗虎牙，生出几分邪气，福态像有点破损。蓝桥埠好心的老辈人怂恿梁大牙把那颗多余的虎牙拔了，梁大牙的老掌柜朱二爷朱恽轩却执意不让，说是父精母血，命里带来的物件，不是轻易可以糟践的。倘若他日遇到贵人，或有别的法子破贱取贵。因了自幼爹娘双亡，梁大牙是在朱二爷一手调教下长大的，对朱二爷自然言听计从。如此，那颗有碍尊容和福禄的虎牙就得以苟存下来，草民的日子还得先过着。

这种门户的孩子，自然不太可能去上正经的学堂，但是梁大牙脑子不笨，闲暇时听烂眼圈龚二说古，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的故事过耳不忘。在朱二爷的呵斥下，斗大的字也认得几箩筐，且又颇识眼色，干活精明，有点少年老成的架势，在瑞泰米庄出出进进

可以包揽一面，深得朱二爷的倚重。

可是别人倚重没用，韩秋云偏偏看不上他。在韩秋云的眼睛里，梁大牙却不是什么正经人物。自从那回看见梁大牙同水蛇腰坐在一条船上捞菱角且嬉嬉闹闹，她的心口就堵得慌。水蛇腰是个什么东西？提起水蛇腰的名，顶风都要臭十里，蓝桥埠方圆十几里，怕是没有谁不晓得水蛇腰的不正经。她跟贺瘸子都钻老河湾的林子，梁大牙小小年纪就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厮混，想必也干净不了。

韩秋云自然是不情愿嫁给梁大牙的，虽说她只读过三年私塾，可也算是个读书人呢。父母没撒手的光光，开了一爿染坊，她不算大家闺秀，也差不多能算上个小家碧玉，如今要她嫁给梁大牙，去过那种不干不净的日子，那是她连想都不敢想的。糟心的是，朱二爷却偏偏相中了她。

梁大牙七岁那年，爹娘让土匪姚葫芦给杀了，他就被瑞泰米庄的老掌柜朱二爷收去当了学徒，后来又拜朱二爷为干爷，在瑞泰米庄一干就是十多年。近年朱二爷已是蓝桥埠数一数二的富户，倒是没有为富不仁一说，后生的事很放在心上，眼看梁大牙虚龄十九还光棍一条没个家，干爷的脸面就很有些过不去，也担忧老打光棍收不住后生的心，尤其今年春上东洋人打进了中国地面，朱二爷更加忐忑，怕兵荒马乱夜长梦多，就每月给梁大牙几块大洋，明明白白地交代，要他置办家产再盘缠个媳妇。梁大牙却没那份心思，把那成家立业的大洋多数打了水漂，时常慷慨解点小囊，穷光蛋狐朋狗友倒是交了不少——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主意，大丈夫纵天下横也天下，走四方吃四方，那几块破洋钱连卵子大的天也买不了。再说，办田产娶媳妇还有朱二爷呢，用他操什么心？

梁大牙除了有副盘死蛤蟆踢死猴的玩劣相，还有一身张牙

舞爪的打人功夫，那功夫不知是跟哪个江湖艺人学的，打起架来，三五条汉子近身不得——这也是朱二爷之所以喜爱他的原由之一。有了这身功夫，看家护院果真能够抵挡一阵子。韩秋云的穷表叔贱表婶就是看中了朱二爷的钱财和梁大牙的武功，给自己的儿子娶亲拿不出聘礼，便把无爹无娘的韩秋云往朱二爷手里卖，软缠硬磨逼她嫁给梁大牙。成了这门亲事，不仅能落下大洋，还能靠上朱二爷的势力。这对于表叔表婶来说，实在是一举两得的事。

韩秋云有一回明着跟梁大牙说过：“有钱你能买我的人，可是你买不了我的心。”

梁大牙仰起脑袋，把两块紫龙铜钱抛到头顶上，当当两响又稳稳落入手中。梁大牙眯起眼睛，鬼里鬼气地斜睨着韩秋云，阴阴地笑：“嘿嘿，老子不买你的人，也不买你的心，老子有钱买你的……那个。”

这龟孙日子是没法过了。

韩秋云抬起头，看了看微风中悠悠荡荡的上吊绳子。那是她的裤腰带，十八条粗花布条编成的，颜色很杂，也很结实。有年夏天到井台提水，一憋气，嘎叭一声断了蚕丝绳，露出了红花裤头不说，还差点让水桶闪了腰。一恼之下，韩秋云就编了这条花辫子裤腰带。

蓝桥埠地处僻壤，是个鸡鸣三省而三省都不大管得着的地方。此处山峻水明，滋养阴阳两极，男人大多剽悍勇猛，妮子则又生得水灵标致。山里人没啥乐子玩头，晚饭后街头巷尾满是闲人，有拉胡琴唱京戏哼汉剧黄梅调的，也有摇蒲扇乘凉嚼芡实的，更多的人则汇聚在东头的坝场上，听烂眼圈龚二唱大鼓书。其实尽是胡诌，多是裤腰带以下内容，男女老少皆习以为常，以

此填补劳作之余的无聊。

这块地面上，男女风化算不得什么大事，山乡民风质朴，偷情野合时有发生，老婆养汉男人自然不悦，但是没有见过谁家因为争风吃醋或者捍卫家风而动刀动枪的。撞见了打几耳光赔几个钱，换个法子就是赔上一桌好酒好菜，红脸汉子们没准会因此结成好友，共同的女人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酒后话题。要是撞不见呢，撞不见大家都是相安无事。你在这里养汉，我在那里偷人，两下扯平实惠互补，大家都不算太吃亏。民风乡俗既是如此，打情骂俏也就更不算事了，连大姑娘的屁股也不金贵，闹上劲了摸上一把还不兴恼，恼了就是小家子气，就不是个玩艺儿。

韩秋云跟街前街后那些工匠和种田人家的妮子自然又有些不同，虽然娘老子死了跟着表叔表婶当丫环使，可是，在梦里她还是那个读书人，是个小姐。小姐的面子薄，屁股是不能随便让人摸的，于是就编上这条结结实实的裤腰带，预备急眼时嗖一声扯出来抽人家一鞭子。不过，这个用场暂时还没派上。

自从东洋人占了洛安州，蓝桥埠就息了往日野闹，有粮的挖窖深埋，有闺女的赶紧出阁。这当口，偏偏让韩秋云摊上了梁大牙。一想起梁大牙那副皮笑肉不笑的邪相，韩秋云就想上吊。宁肯便宜东洋鬼子，也不嫁给梁大牙，这话也明着跟梁大牙说过。自然，这是气话。与其让东洋鬼子作践了，还不如自己把自己杀了。

韩秋云站起来，再一次将脖颈子伸进圈套，往下一拉，半个身子便悬了起来。闭上眼睛，以为自己正在死，脑子里就乱了，看见成了鬼的娘老子，欢天喜地来接她。悬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觉得不大对劲儿，睁眼看看，自己还没死。原来打的是个老虎结，光挂住了下巴颏，却勒不住脖子。这样上吊，一份活罪要受到啥时辰？

再爬上树，取下那条索命的绳子，牙咬手抠，费了很大的劲方才解开。打了一个死疙瘩，重新挂上去，然后坐在树杈上往蓝桥埠里看。隔得不远，能看见一些人走动。

初夏前晌的天，蓝得鲜明透亮，没有一星半点杂质。太阳光落在山坡的桐树叶子上，水灵灵的绿。树丛里有一些紫色的野木槿，一簇簇像是动着跳着。花斑鸠就在不远处咕咕地叫，叫得韩秋云心里乱乱的。叫啥，哭丧么？我韩秋云自个都没一滴泪，你倒来撩我伤心了。

这时候就恨爹恨娘。

爹娘只生下她一个，自然是掌上明珠，可是娇惯没几年，十二岁上来了一场大水，娘老子心贪，带着伙计一起到河里捞浮财，不知捞了多少，大约是高兴得昏了头，从此一去不回来。没爹没娘的韩秋云哭了天又哭了地，然后就搬到表叔表婶家里，生生当下人使。表叔表婶家生了七个娃，韩秋云抱大老四抱老五，田里的活计一样不落下。

自己虽然是个无家无当的孤妮子，比不得城里的金枝玉叶，可自己也是个读过书的黄花闺女啊。对着小河照照，身子条儿匀匀称称高高挑挑，圆脸盘子亮亮的眼，且又有一身好皮肉，三伏天田水晒得烫死人，叔扶犁，她拉绳，牛一样地出老力气，却怪得很，白净的脸盘子就是晒不黑，越晒反倒越白，白得嫩得像是削了皮的雪花梨。蓝桥埠大姑娘小媳妇百十个，谁不晓得她韩秋云是个美人坯子？这副好身子咋能让梁大牙给作践了？

又恨陈克训。

那还是好些年前的事了。那时候家道尚好，还能供养她念私塾。虽然陈克训比她大几岁，但拜的都是一个先生，坐的是一条板凳。她跟陈克训的三弟陈墨涵年纪相仿，入馆也差不多前后，可是她却不大爱跟陈墨涵在一起，眼睛老是落在陈克训的身

上。后来再往大里长，那份心思就有些乱乱地让人羞。陈克训的爷是清末举人，当过段祺瑞北洋政府的县长，北洋政府垮台后回归故里置田经商，是凹凸山一带屈指可数的首富。陈克训却不像一般的纨绔子弟，读书极是用功，待人通情达理。

韩秋云至今还记得，她辍学后不久，陈克训和弟弟陈墨涵就到洛安州读国立中学了，放假回来还找她玩。夏天她去老河湾林子里采桑叶，陈克训也瞒着家人跟了去，两个人一同采桑叶一同吃桑椹，还一起下河捉虾摸螃蟹，就是那一次在河里捉虾时，她看见脚边有几滴红红的东西……一想到那件事，她的心里就噗噗乱跳。

可是再过几年陈克训就变了，听说在洋学堂里加入了个什么团体，就变成了阔少爷。又过了一年，学还没上完，就先离开了学堂，到庐州蒋文肇的军队里做了事。去年回到蓝桥埠，一顶轿子还抬回了个蓝褂黑裙的女学生。那天晚上她蒙着被子把眼睛都哭肿了。

想来想去，人世间当真没啥值得留恋的。

韩秋云这一次不再犹豫了。踮起脚尖，一够没够着，于是跳起来抓住绳圈，小腿粗的桐树枝立马弓了一个弧。狠了狠心，叫一声娘老子，便把脖颈子往上挂。身子顿时往上长了一节，脚却依然沾地。绳子勒住脖颈子，委实不是个滋味。这才吓得牙巴骨打颤，这才知道上吊不是搞着玩的。早知道这样难受，不死也罢。好死不如赖活着，赖死就更不如赖活着了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不死就得嫁给梁大牙，就得跟那赖人做那赖事，那样的赖活着还真不如好死拉倒。

此念一生，就屈了双腿，闭紧双眼单等那根绳子牵着上天。

闭着眼睛，韩秋云觉得过了好几十年，好几十年之后她听到

一声脆响。没等她回过神来，已经重重地跌在地上，随即有几片树叶掠在脸上，刮了个血糊糊的口子。她怔了好大一会儿，抹了一把脸上的血，红红的，粘粘的，是真血，血口子火辣辣的疼。心里就犯开了嘀咕，这龟孙枝桠好生奇怪，骑着它它不断，结实得要命，吊住它它就断了，像根冰凌没筋骨。敢情是小命太嫩阎王爷嫌弃？

也不解那绳子，索性坐在地上发呆，终于呆出两条泪河，哇的一声嚎哭，像是开了闸，哭天哭地哭娘老子，哭得山林子乱抖野斑鸠乱飞。

正哭得昏天黑地，忽然听见近处一阵咕哇喊叫。

赶紧打住，睁眼细看。这一看，浑身的汗毛便竖了起来——花姑娘的有。花姑娘的大大的。

呀呀——支那美人——这里的有。

韩秋云打了一个冷战，忽地一下站了起来——这回她看清了，蓝天白日下面，真真切切地站着六七个穿着黄皮的东洋人。

二

东洋鬼子说来就来。

韩秋云做梦也没想到，她本来是要死给“他们”看看的，可是“他们”再也顾不上她的死活了。就在她独自上山企图干一件让蓝桥埠人目瞪口呆的大事的时候，她尚且不知道，全面抗战爆发了，日本人已经沿着长江打进了华东。就在这天早晨，日军板田师团第一联队第四大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洛安州，翻过了凹凸山脉的二龙岗，开到了蓝桥埠。除了大队人马进镇抢掠以外，还派出三个小队对蓝桥埠外数十处可疑的高地进行搜索。

确实是东洋人了。韩秋云虽然以往没见过，但是东洋鬼子打进了中国地面，她还是知道的，听那些见过的人说，东洋鬼子个子不高，又粗又壮，还有一个明显的标记，鬼子官儿都爱在鼻头下面留一撮小胡子。

弄清楚眼前确实是东洋鬼子，韩秋云虽然心口狂跳，却反而涌上一股豁出去的慷慨。不就是个死么？刚才自己不是也在找死么？死的念头早都有了，鬼子来了也不怕。只不过，她不想死在鬼子手里，更不想让鬼子作践死。

韩秋云竭力站稳，四处看了看。背后也围上来两个鬼子，一个挟着王八盒子的鬼子官儿倒背着手，另一个鬼子兵端着长枪，刺刀上挑着几团贼光。

哈，哈哈，哈哈……支那美女江北玫瑰，大大的好。

叽里哇啦哇啦叽里……花姑娘的站住。

三个鬼子兵慢腾腾地围过来，嘻嘻哈哈地拧住了韩秋云的胳膊。

韩秋云两眼一黑，晃了一下身子。胳膊被攥得死紧，快瘫下的身子又被架直了。

一柄雪亮的长刀劈下来，阳光下划了一道耀眼的弧线，在离韩秋云头顶几寸远的地方拐了一个弯，刀尖飘到她的胸前，落在对襟褂的布扣子上。握着长刀的鬼子官儿笑出了满嘴黄牙，金鱼眼睛在眼镜后面放出阴阴阳阳的绿光，刀尖轻轻地慢慢地在韩秋云的胸前磨蹭。

天杀的日本鬼子，不得好死的东洋人！

到了这步田地，韩秋云晓得怕也没用，一股劲犟足，跺脚使劲往前猛挣。刀尖扎进肉里，一阵冰凉。鬼子官儿的手抖了一下，移了移刀尖，挑开了第二个布扣子，然后扔掉指挥刀，抬起长统马靴，往前迈了一步，平伸两手，哧——嚓，撕开了韩秋云的对

襟小褂子，并且顺手扯掉了里面的花布胸兜。

一股热血涌上来，韩秋云嚎叫一声，蹲下去想护住前胸，却又被日本兵架将起来。日本官儿捡起韩秋云的胸兜，在手里攥了攥，又扯开看了看，阴阳怪气地嘿嘿一笑，将胸兜塞进韩秋云的嘴里，再拎起指挥刀，刀尖从小妮子的乳尖上往下划，划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血路，刀尖至小腹处，猛地往上一挑，本来掖着的宽腰裤子便猪大肠子般垮落在地上。

韩秋云闭上眼睛不再反抗。两行眼泪无声无息地往下流。她恨自己骨头不硬，恨自己寻死又赖活，把这身人见人羡的好皮肉留给了东洋鬼子，恨自己那回在老河湾的林子里不让陈克训做成那件事，冷了陈克训的心，却便宜了东洋人。

鬼子兵们都围了过来，鬼子官儿挥了挥手，架着韩秋云的鬼子兵把她松开了。

花姑娘的，跳舞的干活。

过来，这边的跳。哈哈，哈哈……

乐极生悲。

先是听见林子里山崩地裂般地传出一声呼啸，接着飞来一道寒光。日本官儿手中的军刀尚未横起，人头早已落地。这情景，把韩秋云也看得眼花缭乱，恍惚看见一个彪形大汉，头罩一顶猴儿帽，只露出两只黑光掺绿的眼睛，手中一把大刀舞得如银练飞舞，电光闪闪风雨不透。只瞬间功夫，又有两个鬼子兵倒在血泊之中。

韩秋云的血立马就热了起来。她从来没有见过杀人，更没有看见过这般热气腾腾利索俏皮的杀人场面。韩秋云看得有些呆了。血沫溅在头晌透明的太阳光里，像一片涂抹在天上的虹霞，艳得眩目，亮得惊心。

接连倒下几个同伙后，剩下的鬼子兵才反应过来，叽里哇啦一阵喊叫，齐刷刷跳出圈子。不知是谁打了个唿哨，四个鬼子兵一起把枪举了起来。

韩秋云心里一紧：不好，东洋鬼子要开枪。正要吆喝蒙面人趴下，一扭脸，却又怔住了。蒙面人也怔住了——不知鬼子兵搞的是啥鬼名堂，不仅没有开枪，反而把枪子儿拽出了膛，直挺挺地杵了过来。

蒙面人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，横着大刀往后退。韩秋云这才想起来要穿好衣裳。赶紧站起身，一只手紧紧地护住小肚子，剩下一只手伸出老远，够着树枝去解裤腰带，却没想到当初打的是死结，此时任凭使出吃奶的劲，横竖解不开。正在绝望之际，便见一道寒光从头顶倏然掠过，没等韩秋云回过神来，那条杂花裤腰带便弯弯曲曲地落在地上。

“跑哇，他娘的快跑！”

一声猛喝之后，韩秋云的肩膀便被扯起，踉踉跄跄跟着向前扑了几步，心里却忽地打了一个冷战——奶奶的，是龟孙梁大牙。可是，没容她多想，日本兵转眼之间就追了过来，呀呀呀地乱吼乱叫，刺刀一寸一寸地往近处逼。

“跑哇，往老河湾跑哇——”

忙里偷闲，梁大牙一把扯掉了演大戏用的猴儿帽，冲着韩秋云挤眉弄眼地扔过来一个咧嘴怪笑，左边那颗扎眼的虎牙在太阳底下亮亮地闪了一下，就像棍子一样，敲在韩秋云的心上。

“梁大牙你自己跑吧，姑奶奶不想活了。”

韩秋云一边叫，一边猛地弯腰，往后缩起身子，挣脱了梁大牙鹰爪一样的大手，顺势捡起那根盘成蛇状的裤腰带，脆脆亮亮地在空中打了个响鞭。

第一鞭子从鬼子兵面前掠过，两个鬼子兵火烧似的扔掉大

枪，捂着脸呜里哇啦地叫唤。

第二鞭子拐了个弯，不偏不倚地打在梁大牙的手上。

“咦——唏！”梁大牙怪叫一声，站住了。“贱妮子，老子救你，还打老子，不识好歹的东西。”嘴里骂着，一巴掌掴将过来，揪住韩秋云的肩膀猛往前拽。韩秋云被拽得脚不沾地，东倒西歪连滚带爬，一路跟着跑。

终于将日本兵甩下一截，韩秋云又喊将起来：“梁大牙，你救我也是枉然，我嫁给东洋鬼子也不嫁给你。”

梁大牙怒吼：“放你娘的屁！你给老子快跑，跑到老河湾老子再拾掇你。”

韩秋云也吼：“龟孙梁大牙你放手，姑奶奶的裤腰带还没有系好呢。”

“贱妮子你快点，要是让日本鬼子撵上来，你系条生铁裤带也白搭。”

“梁大牙你手放老实点，别往姑奶奶肋巴骨上蹭。”

“你狗日的看看是啥光景了，这当口谁还稀罕你那肋巴骨！”

两个人边跑边吵。好在路熟，七拐八拐就钻进林子，眼看就要到老河湾的边缘了，却听到路边的林子里传来一声喊：“前面有鬼子，赶快往西跑。”

梁大牙和韩秋云吃了一惊，疑疑惑惑地看了一会儿，左边的木槿丛里，钻出来两个人，一个清清瘦瘦的学生模样，是陈举人家里的三少爷陈墨涵。另一个长得肉肉乎乎的，是朱二爷的远房堂孙、梁大牙的小伙伴朱一刀。

几个人汇合一处，也来不及多说，择一条林间小道，没命地往前猛跑。

晌午时分，上了西皋岭，估计鬼子追不上来了，大伙也实在跑不动了，于是停住脚步横三竖四地躺在岭上喘粗气。这才闹

明白，蓝桥埠已经驻进了鬼子加上二鬼子千把号人，全镇老小跑的跑，藏的藏，死的死。梁大牙孤儿一条，韩秋云孤女半双，只有朱一刀还有娘老子，此时也是生死不明。众人回头望一眼望不见的家，只见着蓝桥埠上空翻滚的浓烟。梁大牙跺脚昏天黑地地吼出了一嗓子：“狗日的东洋鬼子，老子日你的老娘。”朱一刀嚎啕大哭，哭他那一家子穷骨血，哭他家的院子被烧成了灰。韩秋云没有哭出声，眼泪却叭叭哒哒直往下掉。

四个人当中，牵挂最多的自然还要数陈墨涵，但是陈墨涵眼下也是无家可归了。半个月前，他的家人都跑到庐州去了，当时他因为跟国文先生王兰田一道搞抗日宣传，遭到当局警察的关押，这才同家人断了音讯。王兰田是个地下共产党员，很器重陈墨涵，认为他思想激进，有新意识，也有正义感。师生有约在先，一旦脱离羁绊，就到凹凸山去找八路军。后来他的二哥陈克训上下打点，花了一笔重金，再搭上蒋文肇集团军司令部参谋的面子，好歹总算把他放了出来。陈克训的意思是想让三弟也到蒋文肇的麾下效命，却遭到了拒绝。陈墨涵被保释出来后，本来打算先回到蓝桥埠，让管家筹集些现洋带到队伍上作见面礼，岂料钱还没有弄到手，就遇上了日军偷袭蓝桥埠，不是朱一刀带着他钻林子，恐怕命都没有了。

几个人在西皋岭上各自想了一会儿心事，真是肝碎如渣，心乱如麻，最后还是听了梁大牙的——家是没了，到凹凸山找队伍打鬼子去。

三

凹凸山属于伏兰山脉一支，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，在江淮之间绵延五百余里，山势虽然不算险峻，但是冈峦叠错，峰回路

转，而且树木竹林遍布，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。加之此山与伏兰山数道山脉连成一片，东迄蓝湖，西达平汉铁路，北临淮河，南濒长江，地处华夏中心区域，与日军隔河相望，既惊惧洛安州，又威逼方圆十数县垣。自古此处是不战之地，却又是历代兵家倚重的屯兵之地。

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，凹凸山也是空前热闹，山南山北都驻了兵，驻扎凹凸山北麓蓼城的是国民党军第二四六团，团长是个名叫刘汉英的上校，号称人马三千。住在山南梅岭的是新编的八路军杨庭辉独立支队，去年还是红军的游击队，兵员多数是近年来才招募的窑工和种田人。

梁大牙一伙子人紧走慢走，翻过六架山梁，走了七十多里山路，到达庄子岭已经是黄昏时分。庄子岭是两个省的分水岭，岭尖子就是骑线点，从此地往南二十多里是梅岭，往北二十多里就是蓼城。

自然是又饥又累。在岭子上歇了几袋烟的功夫，再起身要走，梁大牙却停住了脚步。

梁大牙回过头来，扫了一眼三个乡亲说：“你们几个都听着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咱们这趟出来，就别想着回家。家是没了。打鬼子抗日是没得二话了。可是凹凸山抗日的队伍有几家。你们说，该往哪里走？”

朱一刀连想也没想就说：“那还用问么，大牙哥你年纪最大，你说了算。”

梁大牙说：“那可不行，不是我一个人的事，我当不了家。这一步要是走错了，不是把大伙往鬼窝里带么？我梁大牙担当不起。陈三少爷是个学问人，我看还是你拿主意。”

陈墨涵红了脸，很不痛快地说：“梁大牙你不要再叫我三少爷了，我的名字叫陈墨涵。”又说：“依我看还是到梅岭去，我听我

的先生说，八路军仁民爱物，老百姓拥护，打日本鬼子也打得很积极。”

朱一刀说：“三少爷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……”

朱一刀话没说完，就被陈墨涵打断了：“朱一刀我再跟你说过一遍，不要再叫我三少爷，我的名字叫陈墨涵。”

朱一刀咽了一口气，只好重新说：“陈……墨涵你那是听人家瞎起哄。依我看还是去蓼城，刘团长的国军是正经的军队，有吃有穿。张大嘴前些日子投了八路，不是又回蓝桥埠了么？连枪都没有，还得自己去夺。衣裳也没有，饭还吃不饱，那算啥子队伍呀？”

梁大牙皱皱眉头，问韩秋云：“你说呢，咱们到底是去走南还是去闯北？”

韩秋云半天没吭气，想了一会儿才紫着脸反问梁大牙：“我先问你，你打算走哪条道？”

“我？呵——呵嚏！”梁大牙痛痛快快打了个喷嚏，动作很大地揉揉鼻子，笑了：“我当然去蓼城。当兵吃粮，扛枪抗日，我梁大牙没准能当个团长司令什么的……嘿嘿……”

“那就行啦！”韩秋云一梗脖颈子，打断了梁大牙的话头：“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去蓼城吧，我到梅岭去，咱们分开走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！”梁大牙一急眼就嚷了起来：“蓝桥埠就跑出来咱这几个人，哪能再分开？再说，你表叔已经收下朱二爷二十块大洋聘礼，你就是我的老婆了。你去梅岭，我当然也得去梅岭。”

韩秋云冷笑一声：“梁大牙你别做梦了。你去梅岭，我就去蓼城。”

“咦——唏！”一句话把梁大牙惹恼了，呼啦一下站了起来，掂了掂手中的宰牛刀，咬牙切齿吼了一嗓子：“韩秋云，老子就这么让你看不上眼？”

韩秋云却没有被吓住，不高不低地说：“话随你怎么说，反正我是不跟你梁大牙走一条道的。”韩秋云的话也是落地有声，说着话，并且摸住了裤腰带的活头，像是随时准备抽出来打出去。

“妈拉个——巴子！”梁大牙额上的青筋暴出了两三根，鼓出眼睛珠子，挥起宰牛刀，喀嚓一声将身边的黄桧树砍成两截。再扭转脸来看着韩秋云，嘴唇直打哆嗦，原先的那抹血红看着看着就乌了。

韩秋云偏不低头，目光硬硬地迎着梁大牙，冷冷地说：“梁大牙你听明白，朱二爷那二十块洋钱我会还你的。我到斜河街当婊子卖身子也把你的钱还了。眼前是没有钱，明说吧，要命一条，要我给你当老婆，你就等着扛尸吧。”

梁大牙这回真的懵了。这个韩秋云咋会对自己这样呢？韩秋云在蓝桥埠也是个细皮嫩肉的好妮子啊，是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菩萨心肠啊，咋就偏偏对自己铁石心肠呢？莫非自己跟韩秋云当真是八字不合么？她何以把自己嫌恶到这种地步？自己抠下眼珠子看自己，堂堂正正一条汉子嘛，蓝桥埠的风流娘们，谁不把梁大牙看得重甸甸的？可是她韩秋云居然不把老子当人看，真正是岂有此理！

忽然就涌上一股血性——他娘的韩秋云，窗户台上晒屁股，你的脸就那么大？蓝桥埠一千八百人没有出几个光棍，我梁大牙好歹也算个人物呢，咋鬼迷心窍独独号上了这号不识好歹的妮子，让她弄得一肚皮窝囊气。其实有啥呢？不就是脸蛋子白嫩身段子秀气么，有啥稀奇的，夜里搬到床上吹瞎了灯，还不都是一个模样？

越想心里越是屈得慌。不能再贱了。梁大牙心里恨恨地想，光着屁股咱也得把家伙翘起来，大头小头咱都不能低下。小鬼子的刺刀都戳到屁股眼下面了，咱得干正经事了，不能让这个

驴日的闪了腰。

梁大牙恶狠狠地咳嗽了一声。

大伙都抬起头来看着梁大牙。梁大牙却谁也不看，只是阴气森森地看着韩秋云。

“韩秋云，老子再问你一声，你当真不跟老子走么？”

韩秋云心里有些发毛。她是从来不拿正眼看梁大牙的，可是今天她不能不拿正眼看梁大牙了。她的正眼迎着梁大牙的正眼，这当真是第一次，她看见梁大牙的眼睛很硬很扎人，似乎带着一股硬硬的风，直直地向眼前推来，推进了，触到脸颊了，刮得腮上热热地疼。心里突然有些着慌。梁大牙的眼睛着实很邪，冷冷的目光像两只粗糙的手，剥开了她的对襟小褂子，揪住了她胸前那两颗樱桃般红嫩的痒尖子。连她自己都还没明白是咋回事，鼻子里就一阵发热，差点儿就哭出了声。真是怪了，先前是那樣的恨梁大牙，可是这一会儿功夫咋就恨不起来了呢？这梁大牙是鬼，是妖，是蛤蟆，那么无赖那么齷齪，他跟水蛇腰怕都有瓜葛，她亲眼看见他搂过水蛇腰的腰啊，可是……可是她还是硬朗朗地甩出了一句话：“梁大牙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”

“当——真？”

“当——真！”

喀——嚓——！林子突然起了一阵风，小路旁边的一棵黄桷树哗哗地抖了起来。

梁大牙甩手打了自己一个巴掌，是从左边打的。血从嘴角上流下来，很猛的一股。梁大牙龇开大牙，伸出长长的舌头，抹布一般转了几圈，把血舔净了，嘴巴动了动，像是在喝鲫鱼汤。韩秋云赶紧把脸别了过去，她最看不得梁大牙这副装神弄鬼的样子。